

# 中国汉地佛教传播史发展阶段划分解析\*

## ——以传媒技术革命为标志

邢海晶

**提 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地，薪火相传二千余年，学界对于汉传佛教史的梳理大概可分为：以王朝更迭为标准、以宗派兴衰为依据、以文化融合为视角、以社会功能为线索等几种方法，本文独辟蹊径，以佛教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流媒介技术革命为切入点，将佛教汉地传播史划分为：口语相传时代、书写印刷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并对主流媒介技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了不同传播媒介给佛教传播带来的弊益。

邢海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主题词：**佛教传播 口语相传 书写印刷 网络传播

本文对汉传佛教所作的口语传播时代、书写印刷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的断代划分，并非是指后者完全取代前者，而是指传播媒介多元化趋势及在此过程中总有一种传播媒介居于主流。并且，各主流传媒时代都显现出了不同于其他传媒时代的典型性特征。

### 一、口语相传时代佛教的传播及其特征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尚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此时，主要的文献载体是竹简和锦帛，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不仅锦帛，就是用竹简书写的成本也相当高，根据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记：两汉之际“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费就大了。……所以说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sup>①</sup>。侧面说明当时竹简锦帛作为传媒载体的成本极高，由此推断，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并使之成熟之前，全靠供养而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和财政支持的僧侣集团所进行的佛教汉地传播活动，主要依靠口语相传，而这也为佛教传播史所证实。《三国志·魏书》卷二十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口语相传为主的佛教传播方式一直持续到汉末三国时期，《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乃大起浮屠祠……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它役以招致之……”，所以，梁启超考证得出结论：佛教传播“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分别功德论》卷第二云：‘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道安《疑经录》云：‘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sup>②</sup>

媒介历史学家詹姆斯·凯瑞认为：一些传播形式不仅传递信息，而且表现共有信仰。口语相传时代的佛教传播证明了这一论断。这种口语相传的传播方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过程，可能实际上加速了非语言性宗教仪式的发展”<sup>③</sup>。口语相传的多重优势为佛教在中国汉地初传期的生存与发展赢得了空间。佛教的口语传播十分简便快捷，语音传播信息时张口即到，无需借用锦帛或竹简等书写物质材料，从而能够跨越传播媒介的高成本屏障；再者，佛教的口语传播对信众的知识文化素养要求不高，语言作为声音信号每个具有正常智力水平的人都可以运用自如，经过口语化阐释的佛经教义更易为信众所理解进而信仰。其三，生动性是口语传播最具优势之处，语言总

是由非语言、类语言等相伴随着来负载信息的,僧侣与信众之间是面对面地直接交流,这种基于人际互动的口头传播在细节和相关性上极为丰富,僧侣在将其所领悟的佛教教义以口语传授给信众的同时,可以利用音调、韵律、节奏、反复等修饰手段,更以审美的情志打动信众,使信众在接受信息传递的瞬间,同时就完成了将佛教教义内化为自身信仰的过程。

口语传播开启了中国汉地佛教传播史,对佛教传播影响深远。但是,此种优势同时隐含不足。口语传播要求僧侣与信众同时在场,面对面直接交流,这种传播存在严格的空间限制,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受到制约;其表现在时间层面上的弊端更甚,口语本身在穿越时间时存在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若非如此,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的起始年代也不至存11种分歧,其传入路线的海陆之争就不会终无定论,更不用提佛教口语相传过程中,由于对原始佛教教义阐释的同工异曲,而致使后来佛教发展演化过程中宗派林立。

## 二、书写印刷时代佛教的传播及其特征

中国汉地佛教口语传播时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新传播媒介的发明、成熟与推广,佛教传播步入了书写印刷时代。书写印刷时代是以传播媒介为标准划分佛教传播历史阶段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这一阶段以传播媒介——造纸术的技术革命为起始,直到网络传播时代结束。从元兴元年(105),蔡伦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算起,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网络商业化兴起,中国汉地佛教书写印刷传播时代持续了近1900年;而这一阶段又被一项传播媒介技术变革——活字印刷术,分为书写、印刷前后两个时期。

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张逐渐取代了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此,佛教传播进入到了书写印刷时代的书写传播时期。此时,因主要的书写传播媒介——纸的价格低廉,使得“佛教经典的翻译,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佛教传播运动的中心事业”<sup>④</sup>。自东汉安世高开始译经,历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经典的抄译达到了鼎盛。根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统计,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参与译经的人数达176人,译经2278部,共7046卷。

梁启超曾总结:“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sup>⑤</sup>佛教书

写传播时期,由于纸张成本低廉,佛经的大规模抄译成为可能。这种佛经书写传播克服了佛教口语传播的时空界限,使得佛教传播具备了更高的保存性、可靠性和规模性特征。与此同时,书写阶段的佛教传播也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虽然此时造纸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书写用纸成本,但佛经的大规模抄译需要耗费巨大人力,例如:后秦鸠摩罗什在长安共有佛经抄译助手3000余人,北魏菩提流支在洛阳有助手1000余人<sup>⑥</sup>;组织如此的人力从事佛经抄译是私人财力所不能承受,大规模佛经抄译书写传播基本都是在王权扶持下完成的,其时“帝王奉佛,译经遂多为官府主办”<sup>⑦</sup>。“官府主办”的主要形式就是“译场”:中国古时国家设立的佛经翻译场所。随着译场的出现,佛经的抄译成为政府行为,大量的佛经抄译人才被政府征召,形成了分工合作、组织严密的佛经抄译组织体系。正因如此,书写时期的佛经抄译速度快、数量多、质量高,目的性明确,系统性加强,内容也更加完备。

在佛教的书写传播期,虽然书写用纸为佛教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此时还没有达到大众传播的层面,充其量只是组织传播。因为,当时组织大规模人力完成佛经抄译传播“费以巨亿计”,只有依仗封建王权设立“译场”来完成。所以,书写时期的佛经抄译传播活动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得到封建王权支持,则顺利进行;反之,则遇“法难”,如“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事件中,佛教书写传播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佛教的这种传播境况随着北宋初年传播媒介的又一项技术变革——活字印刷术而改变,这也开启了佛教印刷传播时期。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印刷术在隋出现,至宋初,技术已相当成熟,《开宝藏》就是雕版印刷汉文大藏经的第一部杰作。雕版印刷的出现虽然使佛经传播成本下降,载体形式统一,但其刻版费时费工费料,大批书版存放不便,错字不易更正;以致其技术推广受限,虽有雕版印刷佛经问世,但多为官刻。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改雕版印刷为活字印刷并得以在佛教传播中广泛应用,成为佛教传播史上又一里程碑。现存实物足以证明最初的活字印刷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就是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由此可见,佛教传播乃是活字印刷术应用推广最早的领域之一。活字印刷术极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增强了佛教传播的广度。按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

术》所做统计：雕版印刷工人十小时工作量可印三千六百张，而活字印刷速度比雕版印刷还要快十倍<sup>⑧</sup>。活字印刷术以其用时短、耗工少、成本低、产量大、版面标准、形式统一等优点使得佛教传播活动对封建王权的依附性降低，佛教经籍除官刻印刷之外，私刻、坊刻也于民间盛行，佛教文献传播达到了空前规模，佛经的印量、规模等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书写印刷传播时代，稍纵即逝的佛教真意得以穿越时空而被确切地记录并复制下来，佛教经籍得以大规模地复制和广泛传播，并以低廉的代价在广大信众中传承，供其收藏、拜阅。书写印刷媒介以规范、抽象的文字符号作为佛教教义信息载体，经文字表达并印刷出来，成为有先后次序的文字线条组合形式；由此，信众也得以超越了从前口语相传之下对佛教的盲目感知，而是在经验和逻辑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字里行间对佛教教义进行理性的参悟。所以，“敬惜字纸”之说，就是对书写印刷媒介地位的充分肯定<sup>⑨</sup>。然而，佛教经籍的书写印刷传播并非完美：信息量有限，人们只能在已经书写刊印的佛教经籍中选择阅读内容，但不能对阅读内容的相关背景知识进行检索而实现对佛教教义“全景式”的参悉；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传统纸质书写印刷传播是一种线性信息传播方式，而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思维方式却是跳跃的、多向的，二者的矛盾会制约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接受；信息传播“二维”平面化，书写印刷时代的佛教传播是依靠纸质文本为信息载体的，人们能接触到的只是抽象的文字符号，而认知心理学实验证实，相比来自同一信息源的单一的视觉信息刺激，融合了视觉、听觉、触觉“三维”效应的信息立体传播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 三、网络时代佛教的传播及其特征

回顾佛教传播史，不难发现，传播媒介的发展起着历史性杠杆作用。书写印刷作为最有效媒介垄断佛教传播近1900年，这一局面于20世纪90年代为新兴媒介——互联网所打破。

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型传播媒介，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佛教传播模式，推动着佛教传播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在2008年的联合国庆祝卫塞节大会上，与会代表取得共识：网络的发展已经成为佛教僧侣和信众之间、僧侣和非信众之间、信众和信众之间、信众和非信众之间交流思想、对话、搜集资料、查询信息、开展网络教学等方面的重要工具<sup>⑩</sup>。今天的人们还只是刚开始认识

到互联网所蕴涵的巨大潜能，寻找释放这种能量的方式，而网络传播的优势将破解口语传播和书写印刷传播的局限，成为佛教生活的中心。“佛陀开示八万四千法门，法法平等，皆为众生转迷成悟、离苦得乐；因机施教，随缘度生，实乃佛法不共之殊胜。”<sup>⑪</sup>既然众生悟入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佛教的网络传播自然应在其中。

众生得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源于佛法之教化，而佛法之真意则藏于佛经之中，佛经网络传播始终是佛教网络传播时代的重点内容。以“中华佛典宝库”网的佛经文本电子化为例：1998—2010年间，“中华佛典宝库”网完成了《大正藏》84册、《卍续藏》86册，以及《嘉兴藏》40册，共计四千多部佛经的网上电子文本录入。此外，为便于网民准确参悟佛经教义的网络工具——佛教电子词典也已酝酿成型，目前在“中华佛典宝库”上公布了23部词典。

佛教始终顺时而行，在中国汉地薪火相传2000余年，以网络科技作为佛教传播的推手，佛教传播媒介早已超越了单一的佛教典籍。英文“佛教网”（Buddhanet）总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Pannyavaro法师肯定：在当今世界里，新的资讯科技要求我们不仅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传播和包装佛法，更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聚合网上学佛社群、提供给社会大众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和精神食粮<sup>⑫</sup>。充分利用网络科技的优势，使佛陀的圆满教法于“一多互摄、重重无尽之因陀罗网”中利益更多的众生，是佛教僧侣和信众应该于现世之中竭力践行的。赵朴初先生评价这种佛教网络化的新方向为：“千灯互照、光光交彻”。但是，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性力量，其本身的特性为佛教弘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同时也给佛教网络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1. 佛教网络传播具有成本低的特点

正规佛教网站只需三要素：独立的域名、独立的服务器、独立的IP地址或虚拟主机；都可以通过网络科技资讯公司购买获得，而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其购买费用也在降低；通过购买获得之后，则只需要相当少的维护费用就可以保证其正常工作。除正规佛教网站，还有些网络传播工具如：BBS、聊天室、网络电话、电子邮件等在发挥网络佛教传播功能，较之建立正规佛教网站的成本更低，只需要有一台计算机联通网络即可，与佛教的书写印刷时代相比，制版、印刷、装订和人工消耗都不存在；所以，佛教网络传播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较之佛教的口语传

播,网络传播主要是通过数字信息转换完成,这种传播的“高保真”优点克服了口语本身在穿越时间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佛教网络传播真正达到了低成本、高品质。

## 2. 佛教网络传播具有信息量大的特点

在佛教口语相传时代,由于传播者本身所掌握的信息有限性,限制了受众可接受的最大信息量;在书写印刷时代,当受众阅读文字信息时,由于版面、篇幅、印数的局限,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信息。佛教的网络传播则不同,数字化传播内容被存于硬盘中,从信息发布端来说,只要服务器硬盘存储容量足够大,网络通信能力足够强,那么就不存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此外,佛教的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还表现在信息相关性上。网络传播时代,主要由网页来呈现的互联网佛教信息能够利用网站组织结构的非线性设计,将存储于网络上的各种相关信息以超链接的方式组织到一起,在广容性、开放性的信息组合方式中传播。使网络用户阅读主页面信息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实现对网页内容跳跃式的非线性自由选择与切换,极大地拓展了用户可获得信息量,更好地体现读者的主体地位及联想的思维规律。

## 3. 佛教网络传播具有多媒体的特点

佛教网络传播信息量大还体现于融合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多媒体优势。在佛教口语传播时代人们能够接受的是听觉信息,书写印刷时代则是视觉信息,传播介质具有单一性。而网络时代的多媒体应用使得佛教传播获得了融合了视觉、听觉、触觉“三维”效应的立体信息传播效果。基于多媒体技术平台的网络佛教传播,可以集合多种媒体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等),同时作用于人的多种感体,而完成传播活动。佛教在多媒体技术支持下的网络传播,不再有口诵经文“滔滔不绝”的枯燥,不再有观经意会而不得法门的困扰,具有立体效应的多媒体传播组合打破了传统的文字媒介、声音媒介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图文并茂、声影俱现地将佛教文化展现给网民。

## 4. 佛教网络传播具有传播迅捷的特点

网络传播无需制版、印刷、装订、投递等工序,节省的不只是成本,还有时间。网络多媒体技术能够文字、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形态信息同时传递给网民,表面上看其所需工序要超过印刷传播,但作为一种数字化传播,它只需完成(多形态)信息——数字——(多形态)信

息的转换即可保证信息上网的瞬间让网民同步共享,从而充分保证了佛教网络传播的时效性。佛教网络传播穿越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口语与书写印刷时代的佛教传播具有很大的地域限制,佛教传播基本都是以高僧大德聚集隐居之所,或是名寺宝刹,亦或政府召集僧侣集结地为中心。而佛教的网络传播不分地域、没有疆界,只需要用计算机联通网络;佛教网络传播条件下先前传统的或者说物理上的时空概念完全被打破,任何人不再具有时空优势,每个网民获取信息都是无障碍的。不仅如此,佛教集结、水陆法会、放生护法、内观禅修、吉日朝圣等活动都被虚拟化而得以在网络上进行,从而方便了更多人感受到佛法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更加紧密地将佛教同普通信众联系起来。在传播效果上看,网络更具备了传统佛教传播媒介所不能企及的能力。

## 5. 佛教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的特点

佛教网络传播成本低,信息发送及时,信息容量大,多媒体优势突出;除这些技术性特征外,佛教网络传播还具备互动式的社会性特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③</sup>,人类通过与他人建立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并于其中而认识自我,人类之间的信息传播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前网络时代的佛教传播,通常是单向的,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双方无法进行自由双向沟通,这种社会联系是脆弱的。当网络传播时代来临时,网站的非线性结构设计,使网络更具开放的交互性传播特征。佛教的“网络传播可以是单向,双向甚至多向,信息的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网民与网站之间、网民与网民之间可以利用 BBS、聊天室、网络电话、电子邮件等工具实时沟通,实现互动”<sup>④</sup>。在网上,众多未曾谋面的同修同道以网络结缘,相互学习,做网上的“同行善知识”。网络上的匿名特点,不再有所谓的佛学权威垄断话语权,使得高僧大德可以和普通信众平等交流,信众也可以在网上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受现实身份的约束,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与。网络传播的交互性还表现在对网站访问量的统计上,通过计算机对网站访问量的统计可以获得网民在各时间段的访问量,对网站各个栏目板块的访问量,这样佛教网站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传播方略,主动调整信息发布与更新版面内容,增加网络信众关注的内容信息,推动网络佛教传播的有效开展。

然而,网络传播的众多优势与种种不足并存,也给佛教传播带来了副作用。

### 1. 信息过载

互联网的信息承载量和传播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网络“海量信息”特点也在网络佛教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可成为全球范围的信息制造者”,在网络传播活动中,信息的发布、传播控制存在一定难度,这致使网络上佛教的资源太多,使人无所适从。原本为方便信众自由获取佛教信息资源的网络却因带来太多的信息选择而导致信息选择的缺乏,造成信息选择的不自由。而网络的“海量信息”中又存在很多无用、过时的“信息垃圾”污染着网络环境。如何有效整合佛教网络资源,让网络信众能够从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大潮中迅速而准确地过滤出自己最需要的信息,而不至于淹没在信息海洋中,这也是网络佛教传播将要面对的困难。

## 2. 缺乏深刻性、权威性与现实性

网络本身“海量信息”的特点,可以给学佛者提供很多佛学资源。但是对于大部分通过网络与佛教结缘的初学者而言,于网络虚拟空间中不是理性地潜心佛教精义,而是感性地陶醉于影音图文的走马观花,即使专注于参悟佛法,面对佛教各宗派过于庞杂的教法,也难以去理清源流,最后不过浅尝辄止。

网络传播的低成本与交互性使得在网络中信息发布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去中心化”的趋势屏蔽了一切可能的“网络”话语权威。而在网络信息审查监控环节,缺乏类似传统媒体的严格精审制度,传播学的“把关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来的意义,网络“话语权”的失控,导致网络佛教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尤其像是披着佛教外衣的邪师说法、封建迷信、商业炒作的盛行,使网络佛教的形象被扭曲了,佛教自身会成为被讥嫌的对象。

网络佛教传播的多媒体技术无论多么逼真、信息含量多么丰富、交互性多么自由,它仍然无法否定其虚拟本质。但是元意义上的佛法修习并非简单的了解名词概念,能够将佛经倒背如流,而是要戒、定、慧三学具备。所以,网上学佛不能代替现实修行。网络佛教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佛教。网上可以帮助你逐步深入了解佛法、树立佛教的正知见,但戒、定二学还是要靠传统佛教的方式刻苦修行。如果沉迷网络,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佛法修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网上翻阅和谈论再多佛法,也不能得真实利益。所以,只有网上佛法参与现实中三皈、五戒、十善、止观的实际修学相结合,才能治习气、长智慧,在佛法研习上有所得。

不同历史时代的主流传播媒介各有优劣,主流传播媒介的发展与佛教传播进步往往相得益彰。不同传媒时代的佛教传播都遵循同一个目标:利用传媒技术进步最大化和最优化佛教的积极功能,最小化和最弱化佛教的消极功能,并以此使自己在历史的动态演进中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推进社会发展进而有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责任编辑:無邑)

\*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1 年度规划项目“从社会互动看宗教组织的网络传播——以四川省佛教组织为例”(编号:SC11C005)、四川省教育厅 2011 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网络宗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编号:CJS11-001)、四川大学 985 创新基地社会公正与公共危机控制研究子平台“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和政策”阶段性成果。

-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30 页。
- ②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74 页。
- ③ [美] 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第 51 页。
- ④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9 页。
- ⑤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载《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68 页。
- ⑥ 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85 页。
- 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1 页。
- ⑧ 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第 166、167 页。
- ⑨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12 页。
- ⑩ 释延续:运用资讯科技为佛教传播健康发展,http://www.fjnet.com/fjlw/200810/t20081028\_86563.htm.
- ⑪ 安虎生:网络时代佛教文化传播浅谈,http://www.fjnet.com/jjdt/jjdtmr/200604/t20060408\_23007.htm.
- ⑫ Pannyavaro, “The Future of Buddhism on Internet,” Retrieved on 10 Oct 2008 from World Wild Wed: www.vesakday.net/vesak50/article/pdf\_file/Future\_of\_Buddhism\_on\_the\_Internet.pdf
-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56 页。
- ⑭ 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7、38 页。